近思錄集註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録集註卷四

歸安茅星來撰

存養

存養謂存心養性也此與第五卷皆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功夫也而此卷則以涵養於平日者言之凡七十條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愚謂近思録此卷

得定有下手處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至日冬至之日也 關周禮司關註界上之門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饒雙峯曰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安靜者聖人裁成之道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贊參化育者必將無所不用其至矣 愚按上章言純一為學之要此又以善端發動處言之所以示學者操存省察之要而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者也蓋上章以統體言此則又就其切要處言耳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上章言安靜以養微陽此又歷示以養之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可以養亦無時

無處而可以不養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慎言語節飲食象傳語也真氏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傳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者盖必已得其養而後可推以及人故也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已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財賦貨税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此人就上條中舉其至切要者言之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二句震卦彖傳文也下乃解其意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其形似畢而不兩岐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祭祀之禮先烹牢於

鑊既納之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於
俎上鬯秬鬯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鄭康成鬱人註云
鬱鬯者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鬯人註云秬鬯不和鬱
者則是鬱者草名不和以鬱者則直謂之鬯言其氣調
鬯也鄭司農及孔穎達則云鬯是香草愚謂後鄭為是
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
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鬯之外無餘物
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
里亦莫之聞誠敬所至而懼有所忘也
上二條就處常言此則又就處變時言之　人之所以
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
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
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艮彖辭朱

本是如此今從伊川說至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行其庭不見其人愈難通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引其語却不差周子通書之說與伊川同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外物不接謂不見其人也內欲不萌謂不見其身也接語類或以外物不接數語為只說得靜時之止而朱子然之蓋接物而當於理欲之動而不失其正固無害其為止也觀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數語可見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此為讀書講論者言之蓋古聖賢言語無非身心切實之學若不能操存涵養則無以有之於己而所以講論者亦只古人之說話而已謂於身心無干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曰上葉本有明道二字　朱子曰實指理而言蓋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如一泓清水有少許沙土便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所下諸本並無以字今從遺書增強上聲　邢和叔名恕鄭州陽武人此程子述邢恕之言如此亦不以人廢言也倦以氣而言無誠意以心而言接賓客就其事之最近者言之言語言之

問尚可見其倦與無誠意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分音問中去聲　朱子曰全體此心謂此心不為私欲汨沒便是全而體之非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又曰此亦只為初學言其大概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如龜山却是隨力量恁地下梢便都衰塌也又曰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源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已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如云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道語　徹上徹下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元無二語見無別下工夫處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此明所以恭而無禮則勞之故私為恭者言恭乃人之私自為之而非其本然者也非體之禮言禮無形體可求故人為之恭以明禮之意然必循自然之禮以出之則自在也不為自然便是私為恭之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此又明所以能恭而安之故朱子曰學者初要持敬身心如何便得安須先有此勉強始得又曰著意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箇道理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樂音洛長張丈反恁女禁反恁如此也指上持字而言不可以持之太甚便放下手亦須且如此持守去也朱子曰整頓收斂固不無操持太甚之患然學者且當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條語類以為明道語如此者指上恁字而言孤謂所得孤單別無所有也德盛則不孤矣至於左右逢原則有隣矣與論語本文意別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樂音洛此因學者每欲求中於未發之時故言此以見不必別求也敬則此心常渾然在中作主宰自不為事物所擾亂故云即所以中

伊川先生曰

言流轉動搖無須臾停云云則是謂水車也　此極言作主不定之病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

強如字　須強上遺書有後字　繫縛上遺書無所字　且中下近本俱無字字　此又引張與司馬二公之事以明上文之意強把這心以下乃程子窮極其弊病以見天祺不思量事之非自然也為中所繫縛以下亦程子推言其弊如此也愚按天祺欲制其外來者使不以動吾之心溫公欲守其在中者使不為外物所動朱子所謂硬截死守是也　朱子曰如釋氏云如何是佛教人專在此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意

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按遺書或問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伊川答以固是而因語之以此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已當讀作人已之已或因以誤遺書註一作他與音預止於事者謂各隨其事之所當止而止之也止則不為他事所惑故心主自定已作惡者言四凶自己作惡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而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皆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人惟惰慢故身心放逸而昏昧蔽塞敬則虛靜而自然通達矣葉氏曰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此便是自誠而明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今言軀殼也朱子曰但於應事接物時一一中理便是在也若只兀然守此心則是釋氏入定坐

之惟敬然後見得理之實處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不
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王伯厚曰易立乎其中體也易
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朱
子曰聖人本意言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却借來就人身
上而言敬則此理流行不敬則間斷前輩引經文多是
如此如必有事焉孟子本謂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說
自然
道理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毋不敬說見記曲禮篇
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
外無妄動也愚按不妄思則心之所存無非天理
不妄動則外之所為無非天理故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
自息不要苦著力着力則反不是　朱子曰自
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敬字至程子說得如此親切程
沙隨猶非之以為孔孟無單說敬字者如敬親敬長之
類不知修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
來若有親長時用敬則無親長時便不敬乎亦弗思甚

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類以為伊川語　不有躬無攸利蒙卦六三爻辭也　撓亂也了當猶言了辦也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亦不過見事之善勉強行之終是為物所化是不免以天下萬物撓亂己也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朱子曰學者平日講究治國平天下之道卻於自己身心全未曾理會得則是明德未明而欲民之有以新也無是理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立箇心者謂敬謹操持不為事物所搖奪則自無紛

亂不能寧靜之患矣此上頭儘有商量者言可為學以進於道也 朱子曰學者求放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此節總以明閑邪則誠自存之意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上言閑邪則誠自存此節見誠為人心之自然不假外求誠存則邪自無從入更無所用其閑之之功也孟子言性善如所謂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兄之類是也皆由內出便是誠也

性善則自無有邪也動容貌以外言整思慮以內言敬勝百邪正見閑邪不必著甚工夫也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承上文敬字而言其義不之東不之西則不偏於一隅故云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則不為外物所動故云只是內總以明主一之義朱子曰主一則所講底義理方始為我有不然便無安著處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按和靖自言初見伊川時教看

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
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寛因問如何是主一而尹氏語
之以此 魏鶴山曰孔門說仁處大抵都有敬意如四
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意極
精自聖學不明率往往以拳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
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
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最為親切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

邪 閑邪使邪不能入則心自一矣然心一
則邪自無從可入更無所事於閑也 有以一為難

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
然明 奸近本作干古字通用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
工夫程子因門人有此疑故教之以整齊嚴肅使

有下工夫處也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朱子曰主一如持其志閑邪如無暴其氣閑邪使邪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知指心之知覺而言與他處知字不同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若未感時更尋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故說敬字又曰若把虛靜喚作敬則恐入釋老去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

絕聖棄知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此一節總以見思慮不能無之意絕聖棄知見老子道德經上篇坐禪入定見佛書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一節所以示學者以有思慮而不至於紛亂之道也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此又言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有主則實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指私欲而言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

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焉於虔反此又以常情言之見心之不可無主以明上文有主則虛邪不能入之意心用於一事他事更不能入凡人類然但若心在此事或為此事所牽擾便無復湛然虛明之體此又不可以不審耳　朱子曰或謂主一主事不同恐亦未然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若有所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愚按朱子謂主事即所以為主一與程子說小異蓋程子從常情之主事言之則主事與主一有別朱子直就主事之正理言之則主事即所以為主一二說雖異而其實相發明也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節釋敬字之義以及其事也不敢欺以內而言不敢慢以外而言不愧屋漏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無適者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問應此事未畢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須是一事畢又理會一事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陳北溪曰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主著這箇事更不把別箇事來參插也是主一真西山曰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也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誠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踞居御反緱居侯反間音閑敦下楊本無篤字久下一本無也字也遺書作矣　箕踞申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也漢書張耳傳作箕倨曲禮坐毋箕緱氏宋縣名屬河南府熙寧五年省偃師入緱氏八年復置偃師縣省緱氏為鎮尹和靖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薛敬軒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也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所以流為輕佻浮薄不可救藥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呂與叔患思慮紛擾程子告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因又以此為問而程子語之如此敬以

事言莊以容言嚴以法言三者亦非截然分屬盖程子特各就其重者言之耳

蘓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蘓季明名昞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其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樂音洛　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語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盖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呂學士謂與叔但按與叔於元祐中為太學博

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問靜中有物者何朱子曰只太極也又曰此即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朱子曰未發之時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則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持敬之功則貫乎動靜之間而學者不可有須臾之間斷者也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昞同炳亦作昺必井反　麻謂苧麻也陸璣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須栽種

一歲三刈故以為心亂之喻其餘如茼麻大麻之類則須種乃生又一科一塈一歲一刈便不得為心亂之喻

矣 朱子曰修養家無者硬想成有參禪家有者硬想成無亦是專一方有功然彼所為却難令以人所固有之理而自求之却甚順而易 朱子曰此條是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亦未悉問者之情故其謬誤最多讀者詳之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此下二條皆答劉安節之問也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 按周禮春官占夢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心所繫著而夢周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校校通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以上並伊川語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皆是不仁原所以把捉不定之故也朱子曰人心本湛然虛定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愈以明無變遷之患而得愈以固故欲養其知者當思有以寡其欲也問既致知後知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而不養固無以致知既知而失其所養則知亦不能以

則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宋本與下分作二條但按下文人又要得剛句則此與下本是相承說自不得分為二今從近本併之　朱子曰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又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學者固未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

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閡礙同孟子說閡隔礙也不輕妄四句明敦篤虛靜四字之意此難以頓悟以下乃申明敦篤虛靜所以為為仁之本也盖不輕妄無所繫閡昏塞之為敦篤虛靜人猶或知之而敦篤虛靜之所以為為仁之本則非久於其道實有以體驗之於心不能知也張子引而不發亦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四

近思録集註卷五

歸安茅星來撰

省察克治

性無不善而情之動則有不善故當省察而克治之而情不外喜怒哀樂愛惡欲其存之身也不外視聽言動而七情之發稍不中節便是過視聽言動稍不自檢便有過而其中有氣質之偏有物欲之蔽反其偏開其蔽以復其本然之善則此卷最為切要凡四十二條　按語類此卷作改過遷善克已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子曰其字難通疑當作莫字今從之 朱子曰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之事懲忿窒慾是損卦大象遷善改過是益卦大象修德者必須如此而後能至於成德又曰是者指去惡進善而言蓋乾之體乾乾不息而其用則莫善於去惡進善也 損益二卦大義亦莫過於此聖人作易之旨意深矣 朱子曰學者於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一一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總不使有須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吉凶悔吝句見易繫辭下傳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問上文所言皆自修之事此忽言動何也

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動上有此等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所以再言動也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見與張宗範養心亭說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仇氏曰孟子言寡欲從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從成德言之也葉氏不察以孟子指欲之不可無者故只云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言無殊不知聲色貨利人心不可有之欲正由耳目口鼻人心不可無之欲不能節制以至於此也其為欲無有二也孟子亦正欲漸次克治歸於無欲而後已非謂欲不可無但可寡也黃勉齋曰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

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學者之所當察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中應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蓋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問克己工夫在內此言制於外何也曰制却在內又問此但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箴與鍼通俗作針箴以鐵為之所以治病者也故有所警戒以自治其病者謂之箴服膺勿失說見中庸以上二節言所以作箴

由也乃四箴之序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內叶奴大切矣叶於禮切

陳氏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也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為準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故必制之於外使凡有非禮者不得以接於吾目而此心虛明之體自安而無所搖矣如是乃所以克己而復禮也至於用力之久無有間斷則自然誠實不待勉强乃所謂仁也輔慶源曰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薛氏曰所謂蔽者非只

誘之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曰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胡雲峯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云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耳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好如字叶去聲易道並去聲 宣布也發發言也矧況也樞戶樞機弩牙戶之闔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人之吉凶榮辱由於言故以為比易繫辭上傳

所動必一於善而無有不實也若志士則當於其行而厲之而凡有所動作必一於善而無敢有失也克能也克念書多方篇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戰兢詩小旻篇所謂戰戰兢兢也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克念戰兢並承造次言言雖造次之頃而克念戰兢不敢有忽也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朱子曰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當為與不當為志士須於事為已著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便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内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又曰順理則裕二語是最緊要處此是生死路頭陳氏曰循天理之公則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愚按非禮不動便是順理從欲則非禮而動矣禮者理而已從欲惟危以上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造次克念二語乃為學者言所以存理遏欲工夫也克念則動於心者無不實戰兢則動於身者無不謹内外交致其力

也陳定宇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明道曰祇與底通用至也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故曰不遠而復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惟聖人本非有失自無有復下此則不能以無失但復之有遠近不同耳失之而復自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　此以上明初爻所以為復之不遠而不至於悔者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

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損彖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愚按宮室飲食固人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刑罰征討亦國家治道所不可廢者然其末流之過至於窮奢極欲任酷吏好遠畧其害有不可勝言如秦始隋煬以此亡國殞身然則天理人欲之間其始甚微其終則

謂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蓋其類難絕故取為象九五切近上六之陰昵於小人者深故曰心有所比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以不決故曰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又九五陽剛其力尚足以決而居中處正又不為過暴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有欲指心有所比而言所以未得為光大也如宋神宗以人言而罷王安石不久復用正坐此病 有所比則心不正以義之不可而勉强決之則意不誠 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則不能進故有止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九二以剛居柔

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剛中正謂九五也當節於用二者程子亦偶舉以見意耳他如待人之節而失之薄處己之節而失之固皆是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荅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為仁下宋本有也字

經說

說見論語朱子曰克己者從根源斬截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之使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又曰學者見有不善處便須剗去若只是遏之使不行此根常留在裏便不得饒氏曰拔去病根其道有二平時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治此勇猛決去法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

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别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

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長張丈反分音問别必列反遺書下同　客氣者血氣也以其非心性之本然故曰客氣知得客氣知字要體認蓋義理所得漸多則志氣清明稍有客氣便自知覺不為所用事矣　朱子曰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跟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

至於暴厲伊川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按遺書當是伊川語舊本作明道誤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

氣祛丘於反毆同從示與從衣者别　祛攘却也不能祛思慮是病吝乃其致病之本也吝則心胸狹隘私

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故明道教之以此蓋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皆當如此

問習在危階上行亦此意否曰此却分明是危只教習使不怕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愚按遺書人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與此可參看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分音問 朱子曰恕本取義如心謂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故但可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也漢光武謂郅惲善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亦謂恕己則昏後世循習因以寬貫為義非其解矣愚謂程子平日解恕字最分曉此云恕己疑紀録者之誤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則於自己職分必不能盡故不可

任以職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舍並音捨　舍己從人說見書大禹謨及孟子　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見虞書皋陶謨篇朱子曰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問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否曰然陳幾亭曰寬柔愿擾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陽數常勝故陽五陰四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朱子曰飲食衣服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即此是道則又與龐居士運水搬柴神通妙用同一般病痛又

曰須看著此私吝心字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好去聲易音異復扶又反見謂見田獵者未也指不覺有喜心而言　朱子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尚如此則在我者當益加操守不可以此自恕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道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者也有身則不能以無欲欲動情勝而去道也遠矣　愚按私即身而具非從外至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理字可玩惟其為理之自然所以修之最難

稍不自檢則流為人欲矣問此為理之自然何也曰飢飽勞逸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喜懼愛惡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惟其如此故有身便有自私之理而與道難一是以君子必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庶幾心公理得而道可一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朱子曰固不可常在胸中為悔然若竟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便休明日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酌中的道理曰不可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也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以上並伊川語輔慶源曰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則用力難矣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說見孟子陳定宇曰

程子深賛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

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到下呂本無言語字方上宋本無變字疑脫去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

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易並音異　甲乙設為彼此之辭也古人於事理難明或衆說紛紜者往往假托甲乙丙丁如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關尹子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是也麤謂不得其所以然而率口道

之也須看因何二字 許魯齋曰不遷怒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與音預好惡並如字 此以下皆反覆明不遷怒之所以為難也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義理下呂本無者字遺書同 怒於室句見春秋左傳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

子之語原文作室於怒市於色杜註謂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也韓策周最亦有此語蓋當時方俗言也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見人從宋本葉本呂本並作今見遺書作令人見有奉下葉呂本並有他字役猶使也用也物如喜怒之類皆是見有可喜之事便為喜所動如屐齒之折是也見有可怒之事便為怒所動如機杼之投是也見可喜可怒之事而動如追隨其後而奉承之自家全不能作主宰故曰陪奉止水言物來畢照而水未嘗有物以喻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也 此又言常人之情與聖人所以不同者如此朱子曰明道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為學者理未甚明者言之耳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

木土云云皆自上克下此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蓋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則貌言視聽思乃為下克上也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尹和靖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也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處上聲　言聖人責己之所以感之者每處其多而責人之所以應之者常處其少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責己處多則德愈修責人處少故人自服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相別下諸本無又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矜下宋本無字字遺書有子細檢點得來句病痛盡在這裏句姚本於點字句得來病痛句非進下宋本無處字

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張氏曰今人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此當入驕字罪過而不止如上蔡所云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以言學矣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時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

反又如字喪去聲正蒙下同屬厭而已見左傳屬足也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　愚按口腹三句申明攻取氣之欲亦以見人之所不能無也屬厭二句言君子不以口腹鼻舌之欲而失其湛一之本然也不以小害大二句又申明所以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之故也朱子曰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若貪口腹不當食而食便是人欲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纖細也成性猶習與性成之意惡不在大自念慮之微以至於一言一動之細稍有未善處即惡也惡無纖而不除則日用隱微無不一於善而性之本善者斯以成矣然雖纖惡必除而茍察之有未盡則雖其所作為未嘗不出於善而小過不及之間或未盡當焉而不免有所麤矣　朱子曰善斯成性句有語病似性本未

善必知此而後善成性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好惡並去聲下同　人能惡不仁則省躬克己惟恐有失故不善未嘗不知不然則不仁之端且有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而不自知者矣故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此中明上節之意善謂好仁也好仁有善善之意故以善言義主於斷制故必惡不仁而後有以盡義是謂惡不仁也惡不仁得是非之正故以是言仁主於樂善故必好仁而後有以盡仁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君子所以責反求諸已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尤人則必能自反而愈修其德故曰學之至有潛心

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樂音洛　潛心於道者義理之良心也他慮如出見紛華而悅之類氣即所謂客氣也舊習亦此氣之習熟者也脫灑脫然無繫累也猶言除去也樂於舊習言以此為樂雖明知其無益而不能以除去也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古人上近本無是故二字今從宋本增　論語說常使心在於此則不為他慮引去矣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　輕則不能厚重以自持惰則不能振作而有為二者為學之大患故必有以矯之警之而後可以進於學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

視五步及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之類皆是張子蓋亦約畧言之耳客氣説已見前剛行剛强貌堂堂乎張也二句見論語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柔弱者蓋人多於此致病故先以此破其疑也張子於畏人非笑嘗再三言之意可見矣古之學者言動舉止皆有節制而視最易忽故又抽出言之玩至於字亦字可見見無在而可苟也末又引曾子之言以證為人剛行終不肯進之意

蓋目者人之所嘗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見音現　此一節明膽視亦有節之意試之者欲其反已自驗而有以知其誠然也）

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

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不為之為去聲下視柔心接物皆然此又於其中抽出朋友言之今之朋友五句所以極言為燕安而取友之病以見非下視柔心不可之意主敬又下視柔心之本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此又引夫子之言以明當下視柔心之意溫柔則心虛志遜而可以進學其不然者反是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之篇引此以見溫柔之得益也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

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長並張丈反下同只為之為去聲下只為同子弟宋本作弟子　世學不講謂今之世為學之道不講也子弟之事如灑埽應對進退之類皆是病根即驕惰也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禮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有官長下宋本無則字宰相下呂本無則字喪去聲　此本上文之意而推言之正見其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居居處以地而言接交接以人

而言

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又結言克治之道蓋義理常勝則病根漸去自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矣　上章言學者貴於柔順謙和此又就不能柔順謙和者推其病根以窮極其流弊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此條近本無之楊亦併前條失去今照宋本增

又採此條以發上條末二句未盡之意意不過謂心有所未安也為一事而心有未安則當以類而推凡心之有所未安者皆不可以苟為也事事如此周詳審慎自無有所不善者矣若以意所便安不復求進則天下之事皆視為不甚經意而有所不為矣故曰百事廢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六

歸安茅星來撰

齊家之道此以下即大學新民之事也而此卷則論齊家之道於父子兄弟夫婦以至睦族卹孤之道無不具焉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為去聲經說說見論語此為後世之教子弟以文者言之文凡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亦非後世之所謂文也然且必待力有餘而後學焉則其教之先後緩急蓋可見矣愚按弟

子之職既修而不學文則為子為弟之道必有所不明而所以修弟子之職者亦苟焉而已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　師九二傳說見孟子同氏曰曾子嘗芸瓜作羹家故貧窶乃每食必有酒肉又其父子性情各不相似奉事甚難且觀曾皙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引類以為常兼其所與未必一一為曾子之樂與而能先意承順終身不變如此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至程子方看得可也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九二傳幹母之蠱不可貞爻詞也下則程子

所以釋之者如此九陽剛而二居下上與六五為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二巽體而處柔於順之義為多葉氏曰人子事親當以承順為主而婦人柔暗尤難以遽曉苟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之君義亦相近也將承從易傳呂本作相承剛陽謂九也伸已剛陽之道則是貞也貞則矯拂而傷恩矣以釋不可貞之義屈已下意謂下卦也巽順將承謂巽體也末又從事親推廣言之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

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　引此以足上條之意

家人上九爻辭

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怨而不服　身下宋本無也字　上九象傳此承上條而言治家固貴剛立而又必以正己為先也趙氏曰爻于初言閑三言嗃嗃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為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之以反身見非嚴厲以為威也朱子發曰威非外求反之於身而已後世不知此義或身不正而尚威嚴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　此上三條統論治家之道王伯厚曰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般同班葉本般下無事字　朱子曰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工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非謂孝弟便是仁但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不起上遺書有是字第五氏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仕至司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事見後漢書列傳朱子曰只就理所當處便為若又怕人道如何此却是私意但倫見得此意已大段會省察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間去聲下同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見檀弓上篇欲視之猶子程子所以釋禮之意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

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見孝經聖治章　此兩節總以明已子與兄子一體之意不得有所異同於其間也　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

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妻並音娶至公上葉本無自字自下遺書有是字稱去聲　此又借孔子之事以明避嫌不可之意事見論語　朱子曰避嫌自是不可然亦有理所當避者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之類豈可不避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取並音娶　此言孀婦不可娶也　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怕普駕反怕畏懼也此言孀婦不可再嫁正以見其不可取之意盖孀婦或有藉口寒餓故程子言此所以極言節之不可失也　朱子曰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故為之制服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愚按周禮媒氏中春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註司察也無夫家謂鰥寡者小司徒註夫家猶言男女也賈疏夫丈夫則男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王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之節然苟盡責其如此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特於中春創為會無夫家者之法以待中人其娶之者亦孟子所謂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也

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大音泰珣許亮反從才仲反下從叔之從同太中宋寄祿官名元豐定官制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伯溫以太中大夫致仕太中舊名溫字君玉既登朝後改今名任子猶今所謂廕生也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理固如此但此亦人所不能盡者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

氏處家傳作語令平聲下同燠音郁　燠煖也以工言太中公之德詳見太中家傳侯夫人
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
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
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
常均已子孤呂本作姑誤　侯夫人潤州丹徒縣令諱道濟女太原盂縣人稟受命也如商書稟令
左傳稟命是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
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
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笞丑知反扑從手或從木作朴誤古通用撲　箠擊曰笞

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跲仆同芳故反絮敕慮反即呂本作皆家傳同稱去聲長張丈反下同　飲食置之坐側者言每當飲食時必使侍食於坐側以便教導之也絮羹謂羹無味而就器加以鹽梅調和之也曲禮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　按朱子與張敬夫論胡文定家程集之誤云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理據此則即字當作皆為得然愚以謂叱工無皆字亦未至不成文理依此作即字亦未為不可不知朱子何見而云然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

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稍蘇老反助也稍漸也　右夫人七八歲
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
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
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閤古沓反與閣別好去聲　文集
古詩未詳誦古詩家傳作
教以古詩則知夫人之淑德所得於庭訓者深也記曲
禮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閤爾雅釋宮篇宮中
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以上言侯
夫人之德詳見上谷郡君家傳　此編皆文集居先而
此獨在後者蓋以是章乃統叙治家之道凡事
上撫下睦族䘏孤之道無弗具焉故繫之此也　橫渠
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事親謂事生者奉祭謂事死

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張氏曰此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詩註又於小學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益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常情類然不可以不謹也愚按張子亦第就斯干之詩言之耳從此類推則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順亦各自盡其當然之分而已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說見論語此引夫子之言以見正家為急不從此行三句接上是字之意而申明之至親至近三句又明所以不從此行向前推不去之故也　張氏曰古人凡事謹小慎微家庭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善矣

婢僕始至

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
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
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至下呂本有者字語録　此并及
教養婢僕之法蓋一家之中必使婢僕下人皆得其道
而後可以為齊也末又就上文推廣言之　以上並橫
渠語

乾隆御覽之寶